

【名家专栏】年终感怀：新年新事新希望



2024年12月16日，纽约证券交易中心大楼前，人们在光彩夺目的圣诞树前自拍。(Charly Triballeau/AFP via Getty Images)

更新 2024-12-27 5:47 AM 人气 59

标签：名家专栏，美国社会，希望，新年

【大纪元2024年12月26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Jeffrey A. Tucker撰文 / 信宇编译）马上就要步入新的一年了。过去几个月来，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深刻的变化；随着2024年即将结束，2025年即将来临，这场充满变化的戏剧即将达到顶峰并落下帷幕。21世纪第一季度的尾声似乎将在一种最难以置信但却广为流传的情感中结束，这个情感就是满怀希望。新年似乎只是日历上的第一个日期，然而这一次的新年却意味着更多。

这一次，决心战胜了恐惧，光明取代了黑暗，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取代了此前数年的暗淡阴霾。希望不同于乐观主义，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年）将乐观主义（optimism）描述为仅仅是一种基于经验主义的预测，就像悲观主义（pessimism）一样。

绝望（despair）和希望（hope）也许更能表达这种情感：绝望显示的是信仰的缺失，而希望则是相信，找回信仰就能拥有美好。

这种希望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真实的文化转变，以至于连《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都对此进行了报导。该报在最近的一篇长文中提到，今年流行“圣诞树极致主义”（Christmas tree maximalism），圣诞树装饰得如此奢华夺目，以至于人们再也看不到圣诞树本身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纽约时报》并没有对此给出解释。然而相信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了答案。大家都知道，我们即将告别一生中最艰难的四年，这四年的特点是各个领域都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在经济方面，通货膨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要严重得多。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全球疫情时期学校关闭造成的学业缺失就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数字成瘾和普遍士气低落则令整体形势雪上加霜。

无论是犯罪频发、出生率下降、产出走低、不平等加剧，还是人均寿命缩短，我们都可以通过挖掘所有数据来发现并揭示证据。这一切都有目共睹，即使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美好的城市变得脏乱差，企业和居民纷纷逃离。我们甚至无法从精神或情感上处理这些问题。这个现象持续地给人一种感觉，即某种可怕的东西，某种来源于社会秩序之外的东西，已经夺取了控制权，而且不会放手。

然而，这几年来我们在美国社会里却看到了一种令人鼓舞的重建和恢复的强大决心。最引人注目的头条新闻当然是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特朗普）的压倒性胜利，宣告强势回归。他所代表的运动似乎没有先例可循，如果你去过集会附近的任何地方，你就会知道这一点。我最近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Phoenix），在川普的飞机降落前一天，整座城市似乎都沉浸在隆隆的期待声中。

凌晨大约3点，我在酒店被窗外欢呼的人群吵醒。我从床上爬起来，走到外面发现，期待聆听川普演讲的队伍已经提前大约八小时绕着街区来回穿梭。你能想像吗？是什么原因让成千上万的人一夜未眠，只为到场聆听一场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演讲？我们知道。这场运动充满了魔力，它比任何文化力量都更令人敬畏、更根深蒂固。

在下楼的电梯里，我和CNN（全称为Cable News Network，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位摄影师聊起了这件事。我们惊叹于现场的喧闹声和人群自发的欢呼声。我问他觉得这背后有什么原因。他说他不确定。我对他说，我猜测是幸福、解脱和对未来的希望。他很快就同意了我的看法。他显然明白了。事实上，他不可能并不真正明白。

有人会说，这一切都超出想像，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位总统能够与人们对他的期望相匹配。这是事实。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事实上，这场运动表面上以川普为中心；然而归根结底，这并不是运动的全部实质。川普是容器和焦点，然而重建和恢复的文化决心是由更多因素构成的。

前几天，作为美国最大的保守派运动之一的美国节（AmericaFest）在凤凰城举行。我花了很多时间与现场的家庭、工人、学生和所有人进行坦诚交谈。这一切的原因既简单又具有哲学的高度复杂性：这些人都只想要回自己的生活。

他们希望能够自由地信奉自己的信仰，抚养自己的孩子，创业和工作，安全地走在街上，出版和阅读真相，吃到健康的食物，并通过自己的劳动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希望重新信任自己的医生。他们希望再次喜欢自己的学校，去看电影时不会受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信息攻击。

这不是一场关于神权、独裁、强加于人的运动，也不是几年来我们所看到的任何其它黑暗幻想。一旦近距离观察，所有关于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极端主义的偏执警告都会烟消云散。我逐渐认识到，这一切警告中的大部分内容本来就不是真实的，或者说，无论如何，都是对极少数边缘案例的夸大其词。

真实情况的本质可以归结为各个阶层民众的正常希望和愿望，即重新获得信任，过上和平的生活，为自己创造繁荣。要理解这一点，不需要查阅深奥的哲学论著、民意调查或常春藤大学联盟的专家观点。我们只需要睁开眼睛，敞开心扉。

美国宪法本应为民众提供这些支持。然而多年来，很明显有些地方出了大问题。最近，我翻阅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文件，这是一份长达500页的编年式报告，由一个鲜为人知的机构整理而成，这个机构就是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ybersecurity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Agency，简称CISA），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于2018年才成立，然而却对数字技术行使着巨大的权力。

而由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组织“美国优先法律”（America First Legal）提供的这一份报告，从2020年2月中旬开始反向编年，展示了该机构如何与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和大学合作，从互联网上标记和清除那些与近乎全民一针接种使用新技术研发的新疫苗目标相悖的内容。任何表示质疑的帖子都会遭到抨击，而分组交换（packet-switching）网络则会对此全力进行审查。

（审查）直接针对的内容之一包括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杰伊·巴塔查里亚（Jay Bhattacharya）的早期血清流行率研究，他的研究暗示，在不接种疫苗的情况下，随着广汎的人群获得免疫力，感染浪潮将会终结。换言之，CISA直接站在宣传舆论的一边，而将矛头对准了真正的科学研究，并与所有社交媒体公司密切合作以实现其目标。它还直接瞄准了《大纪元时报》，声称该报“宣扬关于冠状病毒和美国抗议活动的阴谋论”。

这一切都令人震惊和害怕，想像一下政府中的人竟然会如此无视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然而你们知道更糟糕的是什么呢？我们怀疑这种事情正在发生，然而却没有任何证据。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发疯，想像自己可能正在经历某种妄想症。最好是有确凿的证据，这样至少我们知道自己的直觉是可信的。

我们现在终于有了。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我不可能读完众议院司法机构联邦政府武器化问题小组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the Weaponiz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编写的长达17,000页的文件。但我还是很高兴它的存在。知道总比不知道好。

知道真相意味着获得信心，相信已经损坏的东西是可以修复的。当我们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幽灵或神秘的东西在破坏我们的生活和自由，而实际上只是一个由人建立起来的系统时，就像动画系列片《史酷比》（Scooby-Doo）中最后一次谜底揭晓，当面具被揭开，镇长现身，一切真相大白。

虽然历经坎坷，然而美国社会似乎正在自我修复，而且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通过人们的辛勤劳动、旺盛精力、虔诚祈祷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仍然相信美国可以成为充满机遇的国度、勇敢者和自由人士的家园。无论精英们如何嗤之以鼻，不管企业媒体如何不屑一顾，无论如何，这一切正在发生。

令人兴奋的是，如果美国能够自我修复，这将激励整个世界接受自由的理念，让人们有能力在没有中央极权强加和行政控制的情况下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文化可以空前繁荣，就像我们在法国巴黎圣母大教堂重建时看到的那样。

显而易见，历经辉煌、磨难和重生的巴黎圣母院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数百年的建造，一天的燃烧，数年的修复，然而现在却前所未有地光彩夺目、华丽无比。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简介：

杰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总裁。他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并以五种语言出版了10本书，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锁》（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书的编辑。他还定期为《大纪元时报》撰写经济学专栏，就经济、技术、社会哲学和文化等主题广泛发声。

原文：The New Year Is a Time of Hop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立场。

责任编辑：高静#